

黄河文明的“活化石”

□常纪栋

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，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与传奇。《山东沿黄区域名镇名村》中记录的那些村镇，堪称黄河文明的“活化石”。每一个地名背后，都蕴藏着人与黄河共生共息的故事；每一座村镇之中，都彰显着齐鲁儿女勤劳坚韧的精神品格。

大汶口文化的黑陶碎片，在博物馆的灯光下泛着幽深的光泽。五千多年前的先民，已经懂得如何用黄河之泥，烧制成盛装日月星辰的器皿。古镇静默无言，但每一件出土的器物都在诉说：文明的源头，就藏在这水与土的融合之中。

淄博的周村，青砖灰瓦间仿佛回荡着“旱码头”的往日梦影。这里的商埠文化，是黄河文明与商业文明交融的果实。晋商的票号、鲁商的绸庄，曾经让这座古镇成为北方财富流转的中枢。轻抚

那些精美的砖雕，仿佛可见昔日商贾云集、车马辐辏的繁华。古镇的每一座老宅，都是一部微缩的商业史；每一块牌匾，都镌刻着诚信经营的古训。

济南的朱家峪，藏在群山的褶皱里，像一首被岁月遗忘的古老歌谣。石屋、石桥、石碾，一切都像是从山里长出来的。这里没有运河古镇的喧闹，也没有商埠重镇的繁华，它代表着黄河儿女另一种生存状态——在群山与长河之间，找到安身立命的家园。村民在梯田上种植谷米，一如千年前的先祖。这份恒常，在剧变的时代里，仿佛成了精神的锚点。

济宁的南阳古镇，宛如大运河遗落在微山湖湖面的一颗纽扣。青石板路被岁月打磨得光亮如镜，映照往来行人的身影。这里的水路曾经是连通南北的血脉，南方的稻米、北方的煤炭、江南的丝绸、塞外的皮毛，都曾在此交汇流转。古镇的兴衰，就是一部

写在流水上的经济史。穿行于窄巷中，仿佛还能听见船工的号子、商贩的吆喝，那些声音早已渗入木纹石缝，化为建筑的一部分。

立于东平湖边的千年古镇，看残阳将湖水与老墙染成一片苍茫的赫黄。风从湖上吹来，带着水汽与时光的味道。那一刻忽然明白：我们寻找古镇古村，寻找的不仅是斑驳的砖石、倾颓的院落，更是一种正在消逝的生活秩序，一种人与土地、与河流之间的古老契约。

古镇的保护，不应止于供人缅怀。真正的保护，是让古镇在今天继续“活着”，让老屋继续承载生活，让老街延续市井烟火，让传统的手艺不是作为表演，而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传承下去。古镇的价值，不仅在于其古老，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可能——一种更从容、更亲密、更贴近自然的生存方式。

无处安放的闲笔

□马伯庸

如果说我有什么品质让自己一直引以为傲的话，那应该是无用的好奇心。

2020年的春夏之交，我从南京坐火车前往滁州。车子刚一开动，我便习惯性地打开手机导航，观察周围的地名——这是我多年的一个习惯，在旅途中邂逅一些有趣的小地名，略做玩赏，聊以打发时间。当车子开过浦口不远时，屏幕上赫然出现了一个名字，叫作“朱家山河”。

我霎时头皮一麻，要知道，南京是大明故都，这里居然叫朱家山河，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，莫非当地有什么明代重大遗迹？我赶紧正襟危坐，恭恭敬敬搜了一下，然后发现误会了……原来当地有一座山，叫朱家山，下面流经一条河。所以，正确断句是“朱家山/河”，不是“朱家/山河”，我自激动了半天。

不过我又观察了一下，发现这条河的走向有点不自然，便搜索了一下当地政府网站的地质信息。果然，这里本有两条自然河，一条是连接滁河的北城圩古沟，一条是连接长江的黑水河。后经数百年的开凿与疏通，两河终于

合二为一，形成一条滁河与长江之间的泄洪通道，如今是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。

本来到这里，玩赏活动就结束了。可我放下手机的一瞬间，忽然脑海里跳出一个疑惑：等等，几百年的开凿？岂不是说，这项工程横跨了明、清两代？整条朱家山河也才18公里长、河面20米宽，这点工程量用得着修那么久吗？

我的好奇心又燃了起来，去翻找浦口当地的县志，最终锁定了确切的修建时间：这项水利工程从明成化十年（1474年）计划修建，一直到清光绪十年（1884年）才竣工，前后四百一十年。为什么会修这么久呢？我又翻检出《来安县志》和乾隆年间一位叫韩梦周的官员的记录，才算把过程拼凑出来。

原来负责开凿这条河的明、清两代历届官员，要么贪赃枉法，要么尸位素餐，要么敷衍塞责，要么官商勾结，导致工程时修时停，十次无疾而终，从明中期拖拖拉拉到了晚清——所谓“或议而不行，或行而故谬”。直到吴长庆将军重启工程，左宗棠接手其后，又得张謇支持，三位当世人杰合力施为，才算把这条不起眼的小河彻底修完。这“朱家山河”，面子真

是够大的，其中的荒诞与曲折，小说都写不出来。

完成这次小小的探索之后，我一抬头，火车已到滁州。我揉了揉发酸的手腕，随手把这桩小事发了一条微博，然后心满意足地下车去参观醉翁亭了。

这个小故事，只是我这些年走南闯北的一个小小插曲，类似的经历还有太多。事实上，只要你对这个世界保持着好奇心，就会发现无论走到哪里，总有意外的惊喜。如果你除了好奇心，还具备了“勤快”这一品质，愿意把它们记录下来，那么这些发现就会慢慢沉淀下来，最终变成一本书。

这样的文集，说是史论吧，失之于浅陋粗疏；说是游记吧，夹议的部分往往多于夹叙；说是严肃原创吧，旁逸斜出的脑洞又太多；说是戏谑小品，又嫌太长。如果勉强说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点的话，这些文章都诞生于某种不带功利、突如其来的好奇心，都是我在生活中一瞬间的兴致所致。这些无处安放的闲笔，是我对这个世界依旧充满热爱的最好证据。

（本文为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前言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跟过去“过不去”

□宁不远

乌图禾的首部短篇小说集《大马戏》写民国时期的乌鲁木齐，全书一共七个故事，大多用孩童、少年的视角打量世界。那种似懂非懂的眼光，把文本的空间撑得很大——语言单纯，但意味丰厚。书里充满了未竟之言，像是刚到嘴边又被风吹散。越是留白的地方，越能让人沉进去。

爱孩子的父亲，心疼孙子的爷爷，一匹老马，用温柔眼神看小孩的骆驼……乌图禾写的是这些在角落里的平凡生命。写作者的内心有多柔软，才能在那些看似粗糙的生活和人物之下，看到温柔的底色，看到被尘土包裹着的人性之光。

写作的人老跟过去“过不去”。作家为什么总要往来看？那还是因为，对“活着”有一份痴情吧。只有痴情的人，才会不停回头，看那些被时光掩埋的细节，想从过去里找出一丝光，照进现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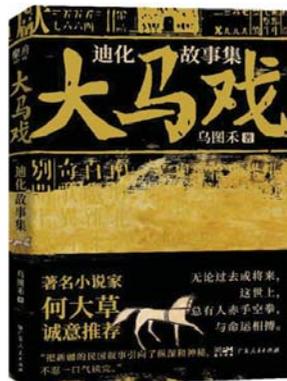
同样是人到中年才开始写小说的人，我懂这本书对乌图禾意味着什么。我懂写作对人生的托举，那差不多是一种重新建立秩序的方式。乌图禾用写作支撑起她的内在，也让读者在阅读中获得安静的力量。

读《大马戏》的过程中，我时不时想，乌图禾是理想主义者吗？后来我觉得，她更像一个古典主义者。她相信传统，相信叙事的力量，也相信文字能够安顿人心。一个古典主义者在今天如何生活？也许她从没想过这个问题，她只是“本来如此”地坚持一种朴素的方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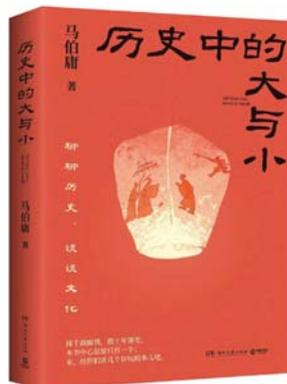
这些故事里既有成熟作家的眼力和想象力，也有她对“真”的笃定追求。《大马戏》里的七个故事都没有文体实验的野心，也没有要去“拗风格”的姿态。她只是老老实实地“我手写我心”，让文字自然流淌出来，又反复地锤炼、打磨。正因为如此，小说才有那种“不炫目但深情”的光亮。



《山东沿黄区域名镇名村》
田长太 路进芳 郭宝 主编
山东人民出版社



《大马戏》
乌图禾 著
乐府文化 | 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《历史中的大与小》
马伯庸 著
博集天卷 | 湖南文艺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精品资讯

订版电话
0531-85196199

挂失声明

◆赵雪婵，身份证号370502199410231624，青岛大学国际学院物流管理2013级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家政服务

◆家政13793180410

结婚启事

2026年2月14日星期六 农历乙巳年腊月廿七



新郎 金文龙 新娘 张雅洁

我们将于公历2026年2月14日正式结为夫妻，携手共赴人生新篇。此后风雨同舟，岁岁相依，修百年之好，共赴白头之约。特此登报，敬告亲友，分享喜悦，亦做留念。

喜结良缘 同喜同贺

章丘大葱
山东章丘产地直供 高大脆白甜!

特产好价
¥32.9
5斤(礼盒装)

扫码购买

安华农业保险
菏泽中心支公司
开展新春慰问活动

新春将至，年味渐浓。2月12日，安华农业保险菏泽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胡振兴带队，组织公司员工组成慰问组，先后深入牡丹区、定陶区、东明县、巨野县、成武县等多地乡村，开展新春走访慰问活动，为当地困难家庭送去米、面、油等生活必需品，传递企业关怀与节日温暖，让群众在寒冬中感受到浓浓的暖意。

在定陶半堤镇孙堂村，慰问组一行与农户促膝交谈，详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收入、身体状况、生产生活等实际情况，认真倾听农户在春耕备耕、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困难与诉求，并认真记录下来，为后续精准帮扶打下基础。